潛州集

半部稾三刻

PL
2705
A4A6
1689
v.5

LIBRARY
SEP 22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潛州集

潛州集序

張先生杞園居杞城別業自裒其近作古文爲潛州集謂予序之潛者何隱也伏也州者何國也春秋桓五年州公如曹是也輿地記云高密夷安城淳于本春秋州國後併於杞者也按太史公作杞世家自東樓西樓迄簡十九公僅詳其世次曰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杞與宋同爲神明之胄以備三恪而文獻不足徵如此故微之州併於杞又微乎微者也然則何爲取乎州

也曰古也先生讀書好古凡八索九丘之書皆流觀而尚論焉剏近在里閈著其略之也其舍杞而言州者何曰原始也州併於杞杞併於楚猶稱州者亦如齊之邈爽鳩魯之邈少昊云爾先生所居有春岑之閣四隅皆山雲嵐草木陰晴朝暮之狀若可攬結其東峽山尤秀拔其峰巖巒洞之觀記稱大小州山或古今異名不可考要其山川之奇可以供吟嘯爲文章之助則良有然者先生之命是集也而豈徒哉予爰序

先生半部豪極論唐宋文章之變茲不復云而特原其名集之義如此

濟南王士禛貽上撰

予知有杞園先生者迨二十餘年亟欲一披其儀型聆其餘論然地之相去甚遠固非一鄉一國者可得而友之及予數來京師竊意先生必在京師而先生久已歸隱杞城矣予家吳門先生常一遊吳門而予復餬口四方終不得相見且若相避每策蹇驢過青齊之區殘月銜山棗

樹纂纂常有伊人縈吾心曲庚辰仲夏養痾京師束裝待發矣凌晨有客到門視其刺則吾杞園先生也亟索衣肅入相見歡甚出其所爲文見示力疾肆讀逾於所聞狂喜過望疾爲之頓減葢先生適與予同寓慈仁寺衡宇相望耳予報謁亦攜文一帙就正先生不鄙弃之且謬加許可時初伏毒熱所居湫隘朝日射牕櫺僮僕侍立揮汗如雨予兩人促膝暢談縷縷不倦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葢予之論文惟貴達辭不尙

摸擬理足而氣自敷辟之風水相遭自然成文不殊於江海沼沚也先生深以爲然遂出其未刻集屬爲敘之惟其學醇則燭理無偏頗故其氣昌明光大絕去浮靡不求合於古亦不求異於古斯爲至文耳值先生將東歸予先一日南還矣僕夫在門驪駒戒道歎會合之難而離索之速如此也惟略述其論議之言于簡端以志吾兩人一日之雅若序先生文予則何敢

侯官張　遠超然撰

安丘張杞園先生積學成名被徵不起老於丘園以著述爲事文章醇雅典贍歐蘇莫能易設色工而逸氣演漾多風致則魏晉之遺也世之以摹擬爲古者固其所望而卻步者矣家司寇阮亭公以詩古文爲當代宗工者垂四五十年海內知名士莫不出門墻下先生自弱冠與之友而公所推服如先生者亦無幾人顧先生虛懷善下老而益篤傳曰學然後知不足先生惟自視不足乃所以爲學者也而其學豈人之所

易及乎庚辰夏先生來都門與予解后友人寓
一通姓名即大喜曰予聞子久矣頃來京即訪
子踪跡不意遂晤于此嗟乎予固知有先生而
以予落拓不羈先生亦知有予乎歡然握手道
衷曲若平生即出其半部或語潛州三集示予
使予爲其潛州集序潛者隱也州者其鄉也其
有藏諸名山之意歟先生貌巋然鬚髮半白語
侃侃質直無所飾其以鄒魯之儒而兼三齊豪
杰之風者惜匆匆别去爲文不足以盡之

北平王　源崑繩撰

昔我先君論交鄉國夙耽介節雅慕勝流講習貫道之器挽推鴻筆之彥蕭顏道合則味叶於椒蘭謝范情淡則誼篤於金石殆與渠丘杞翁先生稱莫逆焉先生西鄂文宗東州學府括囊乎術藝之場枕藉乎丹鉛之囿導揚隱伏以五經為泉源藻暘襟靈以百氏為流派當茲文瀾渙濫之日而比於武事廓清之功誠所謂振發純英杼柚造化者歟葢先生生有異禀早稱國

罷自矚賞敏學沉酣簡籍固性與道符復神無滯用高聘夐厲蘇服中郎爲儁才曲撫旁推皆羨孝尼爲神筆逸氣上浮勝情四達旣夙多賢豪之遊兼大得江山之助也爰自少日雅好朋從南舟北車徧擷佳勝登山臨水無閒歲年企望者以爲濬林鉅谷欽挹者以爲水碧空青凡一時賢士四海名流無不歡欣倒屣綢繆題襟因之揚今摧古馳辯摛華擫淹通之勝會標絕照之孤情經國之業日盆月新橫制頹波塊詭

萬變卓軼千載厥有由已今寓內搦管之夫競尚述擬雷同影附家自有集載之以充車聯駟容之以廣廈接椽然而泥古者氣象苶萎循心者規範蕩悉或剽掠以爲工或佻巧以爲飾或浮曼以爲姸或餖飣以爲典大抽心呈貌揭谿費之譏羽檝蘭舟鮮濟川之用大雅所呵誰昔爲然試觀先生之文前衡後鑾以爲體勁出橫貫以爲用含經咀史以爲英華戴仁履義以爲本根信能轥轢前古昭彰後葉者乎先生別業

在古州國峽山高揭鄭康成通德之門濰水彎
環韓淮陰囊沙之浦東皋河渚小有田廬書庫
琴亭備稱幽靚抱虎蔚龍雕之瓌麗為祝鷄牧
豕之棲遲潛光隱耀於共閒談藝著文以為業
構成斯集昭示來玆且夫高材詘於貴仕被褐
悲於懷金紆體衡門今古同歎今先生負珪璋
之姿蘊黼黻之性播黃鐘玉磬之弘文而不得
迴翔殿陛羽翼清華處命書綸綍之寄職論思
獻納之勛而茀抗跡丘壑希蹤臺尚學灌園而

抱甕安閒戶以著書取義於龍德遯世之爻寄
志於名山石室之事枝葉扶疎亦云慨矣然而
靈芝蓮莆召自人文堯醲舜薰同其雋永有數
百首文章而樊川之禽魚草木始皆無憾也優
游竹素詎云少乎哉小子從伏誦之餘私祕玩
之久如寘身于瑤圃儼觸目于香林恭綴巵言
冀附簡末庶幾資于誠敬藉用夫白茅竭世樞
機聊投於巨壑云爾

壽光安　簣青士撰

潛州集篇目 并題

序

白雲郇文集序
叢碧山房文集序
學文堂文集序
壽光縣新志序
西城因謚集序
世德堂文集序
江郇唱和詩序

蕉雨軒詩序
蒼雪山房詩序
丘學山樂府序
蟄音序
壽序
臨朐張䎸府壽讌序
孫遠齋壽讌序
安母李太孺人七十壽序
記

安丘縣重修學舍記
重建護國西齊王廟記
勤惠先生畢公祠記
游桃花菴記
夜汎蓮子湖記
如菴記
爲先伯父叔父立後記
臥起樓記
畵衣記

傳

叅議畢公傳

墓誌銘

誥授奉政大夫江西寧州知州臧公墓誌銘

誥授奉政大夫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曹公墓誌銘

誥授奉政大夫提督江南學政按察司僉事劉公墓誌銘

曹智千墓誌銘
李太公墓誌銘
文學張君墓誌銘

墓表

敕贈文林郎山西潞安府平順縣知縣吳
公墓表
敕封文林郎山東青州府臨朐縣知縣呂
公墓表
敕封奉政大夫陝西臨洮府同知高公墓

表
王徵我先生墓表
墓碣
李伯子墓碣
李季子墓碣
行狀
敕封文林郎山東青州府臨朐縣知縣呂公行狀
誥授光祿大夫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

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加四級朱公行狀
韓懐西行狀
贊
漁洋先生放鷴圖贊
周雪客持盋圖贊
遠游圖自贊
銘
藜杖銘

祭文
祭曹實菴先生文
說
壽畫換米說
議
文介先生張公私謚議
文介先生安公私謚議
題跋
題觀稼樓詩

題鐵岩遺墨
題朱子青所藏瓜果畫扇
題姜勉中扶櫬圖
先府君遺墨書後
先叔父侍御公手書目園歌跋尾
跋安靜子所藏櫟下先生手簡
跋鮑翁家藏集
跋文泉子
跋王給事雨發德州見寄詩

跋紫柏老人集

跋書課卷

跋王司直篆書豳風七月詩

跋張又安臨輞川圖卷

潛州集者張子類次近稾踵前兩刻而成籍者也州者何志地也其地何先人敝廬爲州國之故墟其地莽蒼其風朴野雖在人境寔遠世情也其言潛者何張子嶔嶔歷落與世長左老厭人事屏迹荒邨親課僮丁理壑植之業及日上

賦踐更游徼有兒輩在非漁山樵水未嘗一出籬門外也曷爲繫集於潛州林泉祕人酬應希簡抱耒之餘時問筆研日居月諸不自知其盈軸也介之推有云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況潛則不自見其文以文自見則非潛此其事爲已傎矣非其傎也艮以結習之未忘也風蟬雨蚓吸露伏槁候至而聲大要用自娛耳無暇計工拙也如以工拙論則斯籍尚不足以覆瓿又何足以薦醜百代以期偏嗜者邪所謂欲

出則不敢欲棄則不忍故稍稍綴緝貯之篋衍蓋余既潛于州而有作書成仍以潛夫州中其潛之也其諸等於名山之藏也與時康熙三十有六年歲在彊圉赤奮若極如之月哉生魄杞田耕者張貞起元父自序於峽雲籠樹樓

後來思其人何異陽翟杜生但渠止讀得淨名經不畱語言文字尤高耳阮亭弟王士禛

半部稾三刻

青社張貞字起元

白雲邨文集序

順治中東武李渭清先生卽以能詩赫然負當世稱康熙癸卯前戸部侍郎浚儀周公觀察吾郡嘗延諸生四人於眞意亭與爲游從先生其前席者也餘爲壽光安靜子樂安李象先弇西如余亦廁足其末周公好士如飢渴四人樂其汲引日相往來余始與先生定交得其一篇一

咏輒吟咀不輟未與淡譚文章也壬子春　詔
選諸生秀異者入國學余與先生充賦入都數
共晨夕隃見綢洽癸丑夏日先生投余所著古
文一編氣雄詞警皆卓然可傳是後相遇卽索
其新作讀之未嘗不瞠目而擊節也巳未先生
以博學鴻儒揀入翰林學識益博材氣益老著
述益富及其典試滇南壯游閩海凡崩厓裂石
驚濤駭浪魚龍之跳躑虎豹之吽嗥與夫珍禽
奇獸異花良藥之不可名狀者無不寓之於心

目發之於辭章先生之文數年一變每變必進一格至是而從橫馳驟無所不可而文章之能事畢矣其在史館也聲華籍甚公卿爭折行禮之累遷殿讀忽有不調部曹之旨先生卽曰俶歸裝或止之曰郞署起家亦可自致功業振耀於世何去爲先生掉頭弗顧也東武城南有九僊山玻老嘗謂其奇秀不減鴈蕩葢隱遯之奧區先生於山麓築白雲邨茁茭數椽紙窗土壁讀書其閒或經月不出籬門外因取平生所作

極纏密極
風韻文章
化境淺學
不知也

古文辭數百篇擇其最者八十餘首署曰白雲
邨文集命余論次先生以詞林宿素郎以官名
集如陸宣公之翰苑張安道之玉堂亦言之非
夸而名僅以此豈以風雲變態自況其文思之
縹緲歟抑以領雲自怡將欲託於名山之藏歟
毋亦以天地古今變壞不停而自寄其白衣蒼
狗之歎歟獨是余年及昏耄師友零謝回思眞
意亭之集聚相去幾四十年司農公宰木已拱
象先旋復物故吾三人者雖衰病時見而不收

其舊猶日以文字相周旋先生屬余作序至屢請不厭固自出於昌歜羊棗之嗜然亦足以知我輩交情老而更親也遂不辭而書其首康熙巳卯穀雨日同郡同年弟張貞造

極得意之友乃有極得意之文通篇精神健旺詞意淋漓余可附以不朽矣 李漁邨

此序不特風華翩翩足以掩映流輩其渶厚淵永之味尤使人回環而不能釋余與杞園同題作文乃甘爲笨伯眞有君苗焚硯之歎

矣

安靜子

叢碧山房文集序

昌黎氏有言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鬭靡也葢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觀此而文章之意趣盡是矣至論體格則未有如吾夫子辭達之說者也故凡發抒作命陳謨奏議以至賦物銘罷師旅會盟之辭朋友贈答之語無非此道無非此理若不得於道則姑傅會以文之不得於理則姑穿鑿以逆之如是而欲其文之達也能乎不知文之用也不離夫道不

極力刻劃
全幅雪厓
小影

詩乎理始可稱達故典謨之則而能暢雅頌之婉而多風者達也即變而詰曲聱牙之盤庚喬僻峭厲之齊秦亦莫非達今日之得此意而神明之者惟龐雪厓先生爲能先生起家史館回翔郎舍政事之暇雅意博綜上揆六經下參左氏以及先秦兩漢唐宋大家之文皆熟讀暗誦晩年尤酷耆桼園之書然好孤立行一意爲文雖原本古人而未嘗以牽課臨倣爲能事畦徑盡絕自發淡古多雝雝治世之音是可卜其吏

治之循良矣先生自未遇時卽以詩名噪海內每有題咏墨未及燥士女萬人更相傳誦二三同志競爲版行于世巳高數寸獨其古文詞深自祕惜不以示人余與先生別十二年丁丑秋日再游京師先生出文數軸屬爲之序未及爲而余歸杞城郵居明年先生亦出守建寧相去益遠聞問益疏惟手斯編伏而讀之始得其爽朗易簡之槩繼得其俶儻超拔之氣三復而得其正大和平之旨然後知先生之文不離夫道

者也不詩乎理者也毋愧於達者也更可用是而信其治行之衙氣也康熙三十八年上巳日

安丘張貞謹序

平平寫來起伏開闔照應無法不備此文境成熟之後近於南豐六一者也　李渭清

學文堂文集序

古人以水喻文有旨哉蘇明允讀易至渙以風行水上爲天下之至文張燕公謂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皇甫持正謂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千里一道衝飈激浪翰流不滯子朱子稱其先公之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而奔騰蹙沓頃刻萬變蘇端明自評其文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前修之論文與自評其文皆於水乎

三段造語不苟

寄意焉然後知文之爲物非水不足以喻之也抑知水之爲物亦不一乎夏秋積陰水暴雨澍有時瀰原淹野而消息盈虛曾不終日此陂淀之水乍漲乍減者也幽溪小澗稚水濛流湀不滅頂淺僅没郄澹澹溶溶沙紋隱現此灘瀨之水易見底裏者也飛瀑布岩山泉爭赴勢雄力猛陵谷失形險過怒息莫知來去此谿磵之水一瀉無餘者也至如河江驚波沸厲洪湍濬發逆走而橫擊洊盪而淼漫蛟魚百怪出沒變幻

而不可測其源一出崐崘虛一出旄牛徼外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於海非夫有本而益之者衆耶文章一道代不乏人然才之下者如陂淀中者如灘瀨上者如谿磵止耳若夫如江如河之才求之吾世陳椒峯先生足以當之矣椒峯少登上第甫得一官卽取急歸里於所居闢圃別築一堂字曰學文出先世藏書縱讀之至忘昏曉久之學益不厭文亦益玅于理無所不窮于體無所不備其卷帙之緐盈箱溢桴今

日成一家言未有若此之富者也己卯秋日余訪君於家旣接歡然恨相知晚旋出全集請序卷首余讀之鬱懞浩瀚旣末由溯其淵源復無以晰其流派惟有望洋而歎耳旣買舟北歸浮江絕河目之所逮有會於心遂取以爲喻安丘張貞起元序

江河一段可喻此文

壽光縣新志序

壽光青州屬邑也相傳人多長年且其地瀕海彌望皆平田息壤無絕厓倒壑之觀故名壽光夏周以來斟灌牟益紀劇諸城皆在竟內至漢始築今壽光城其後千餘年或隸北海隸樂安隸益都及青州雖所隸不同而邑名壽光自如歷年既久其山川封域田賦物產皆當上之冊府以佐國史郎邑之建置風俗名人良吏列女藝文足以備攷鏡存法誡者亦匪細故乃前此

之志已不可問近以衞文清公有纂修一統志
之請遂徵郡縣之志於天下爾時取辦俄頃。雖
有成籍。事之闕而不書。書而不詳者。不勝算也。
劉聖績使君令茲七載潔已愛民百度振舉會
報最將擢去。猶以邑志未善。終爲墜典。知邑中
賢而有文多識往事無如安靜子先生者專以
纂修屬之踵門而請十返不厭先生既自任筆
削長君雪園廣爲諮決次公青士功浚蒐討父
子兄弟佽助贊襄不數月遂觀厥成余適過紀

亭先生出以眎余俾爲其序余讀之思精而體
要文贍而旨潔居然一時惇史矣然後知天下
事近之則易核遠之則難稽即以山川人物二
者論之吾人經行異域毎得高丘大澤深林古
宇雖樂其幽隱瑰傑名且不得而知況問其沿
革興廢之詳哉此身歷之所以異於遙集也居
恒讀書懷古見一奇行曠節尙欲過其故里考
其遺行倘生同鄉閭與前賢之子孫晤對游處
有不慨慕其高曾祖父而益深高山仰止之思

者乎此聞知所以不如見知之詳也遠代毋論
前明郡邑之志列屋兼兩其稱簡而有法者惟
王渼陂之鄠胡可泉之秦呂涇野之高陵韓五
泉之朝邑趙浚谷之平涼皆以其地之人記其
地之事故能不惑於聞見不背於是非一邑之
典章文物犁然若覩於乎此先生之志所以獨
絕而使君之能得人爲尤不可及也歟康熙三
十七年秋八月甲子安丘張貞謹序

反覆辯論不過言修志得人而紆徐可愛

西城因謚集序

三百篇之旨羣居其一由是知詩非索居者之事也漢魏以來贈荅間有蘇李諸詩是矣六朝而降詶和愈多二陸三謝諸詩是矣然無和韻者李唐名家若沈宋若王裴以及元白皮陸諸公競尚此體今其集中間見層出而不盡同有用韻者謂同用此韻耳有依韻者謂如首倡之韻而不以次也又有次韻則一皆如其韻之次全集具在可按而索也新城王子清遠爲漁洋

先生長君以翩翩貴公子獨能不墮綺紈裘馬之習凝居汲古常若寒素且賦性謙抑篤於戚誼渭陽輿懷鍾情舅氏延蕭亭張先生館之西城別墅相與裒回景光跌宕翰墨緣物托興撫事懷人每得一題必句琢字削更唱迭和角勝爭奇淋漓盡態不凝入古人堂奧不止歲月既多裒然成帙東元白之遺意顏曰西城因謚集出而問序于余余觀其體製或贈答或醻和或用韻或次韻或依韻而不以次至其風格則有

沈宋有王裴有元白又有皮陸幾於有意必達無境不究若清遠者其亦可以羣矣蓋天生漁洋先生以蓋代之才主盟風雅而又有清遠以相助之王氏一門渾淪磅礴海含地負之元氣始知其無盡藏也余衰年暮齒得親覲其休烈豈非幸歟故樂得而書之康熙三十六年人日

安丘張貞杞園序

有根本有法度極澹宕極雋永

世德堂文集序

世德堂集者東武王任菴先生著也有序有記有誌銘有行狀有述有祭文有表有論有說有露布有策有書有題跋有賦有詩有詞爲卷凡若干梓成見示且索弁言及卒業經涉旬日不敢措手既而思之欲論次先生之文當求名集之意其繫集於堂者記先生著書地也其以世德名堂者以先生上世自考菴公開堂構之基盛寰公著愿慤之號是後顯晦不同皆修身謹

行與物無競其爲鄉里所推仰者已數代矣及先生之身出則爲循吏退則稱善士孝友忠信犯而不校名滿天下澤及疇人其所以名堂者雖曰不忘其先而寔所以自道也先生自戊戌登第所爲制舉義一時學士奉爲撫楷當其爲令治行卓異以臺省徵不就戊午用公卿薦以博學鴻儒徵先生自惟宿素恥與後進爭尺寸竟報罷歸敝門卻埽讀書味道不復與外事相關久之養益深文益進遠近之造請者日益多

先生猝然應之運斤承蜩躊躇滿志言皆澤於道德溫醇爾雅如其為人不必有意為修辭而辭自無不工篤也昔吾夫子謂有德者必有言非先生孰克當之然有德者之言自古以來不可一二遽數丘索墳典其言最古後而無逸豳風周公之文也易繫春秋孔子之文也是皆所謂經也至如左徒離騷龍門史記皆以忠憤著書讀者興感昌黎不詭正道故其文典以則廬陵心存王室故其文和以大君山忠義過人樂

易好士故其文縱橫捭闔而一歸於正及夫濂谿簡俊伊川明當關西洸濬紫陽精微是皆所謂有德者之言先生學問之所從出也近世輇材小生傭耳剽目以為自東京以下皁皁無足道藉之為佶屈聱牙曰此秦漢也縱之為虛浮怪誕曰此莊列也名雖近而實愈離變愈繁而格愈下是又先生之罪人矣故備著之以告讀世德堂集者康熙辛巳十月辛巳安丘張貞謹序

議論鄭重故爲得體

江邨唱和詩序

東武李漁邨先生平生以文章爲飲食以朋友爲性命韓子之稱李翺所謂有道而文者也年尙未艾即自禁林弃其官歸屛居田野益以讀書爲事口不絕吟手不停披發於語言文字之間者標舉鮮令不啻如鸞嘯鶴鳴而其神情復與山水相關海內名勝若吳越若豫楚若滇黔皆分歲遨游所至與其高人逸老定交杵臼塵容俗狀不能犯干其腸胃也康熙丁丑漁邨游

閩海歸道出維揚遇故人周屺公洪去燕先還甫邀往江邨相與栢酒流連歌吟互答極傾倒之樂羣居數日得詩若干首話燕城之秋色緬琅邪之海氣道勝游之難續惜去日之苦多漁邨抵里出其卷軸屬余爲序讀之纏綿宛篤悽惻愴悢足增友道之重雖在異世猶使人慨慕歎息況與之生同時而風聲相及者乎且四君者漁邨既與余稱莫逆屺公亦相遇都下情好甚洽去燕則與余交相慕而未覿至于還甫余

又曾讀其文而心識之即其意中未必知世間有余然終不可謂之生客矣明年春水上時余將買舟南下過紅橋登蜀岡徘徊於眞州城南四君之詩蹟如新雅集之風流未散觧后寒故文酒棲尋亦因以知余於漁邨道德名位雖百不逮一其好朋友而嗜文章則固未嘗有異趨也是歲冬十二月立春日同年弟峽農張貞序

前半淡淡敘來後幅風流跌蕩可謂得歐陽之神髓者矣　李漁邨

蕉雨軒詩序

芭蕉爲雨移故向窗前種憐渠點滴聲畱得歸鄉夢此杜樊川詠芭蕉詩也連雲接塞添迢遞灑幕侵鐙送寂寥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此又其詠雨詩也合而觀之寂歷之境淒清之致宛然心目嘗攷南州異物志甘蕉草類望之如樹株擢本兼圍抽葉盈丈華如酒桮形色如芙蓉故昔人多好之或取以學書或用以行酒予性尤有偏嗜閩廣所植雖不及見開

游吳越行數千里遇人家林園庭圃有種之者必造觀焉見其攢莖布影高舒垂蔭未嘗不解衣盤礡夌翫不忍即去丘君學山與予頗有同好手種數叢於精舍之前日婆娑其下興至則發爲歌詩意殊適也因名其軒曰蕉雨而并以名其集殆有取於樊川之詩云爾一旦出以示予青葱菴藹修潔挺拔無異蕉幹之扶疏也抽萌發蘗日引月長無異蕉心之卷舒也含英吐華灼然幽豔無異蕉花之敷榮也忠厚悱惻騷

屑哀怨無異愁霖滴葉淅瀝成聲也詩與蕉實有類焉者則其命名宜也予固喜蕉每種階墀藏蓄失節入冬輒腐對學山吟卷如矚孤翠如聆清響庶亦可以爾寂澹之思而慰其所耆也已噫此君詩之得於閒曠者也予家與君阡陌相接辱交最久相知最深見君偶爲趁墟之游紅塵四合喧蕆雜沓街帘巷鼓奮褻吹唇入於耳者皆謚譆之音接於目者非狙詐之才儈則驩博之酒徒君混處其閒千言之文百韻之詩

腹稾已就又以知君有別才詩與文固不撑地而出也因附記之康熙壬午上巳日杞由耕者張貞序

說蕉雨兩字發出如許議論極爲韻折末幅形容逼肖尤稱寫生

蒼雪山房詩序

余自髫髻即以讀書結友爲事年運而往晼晚衰老流輩凋謝又思得少年才俊與之游枯木朽株庋幾對之有起色濟南朱氏昆仲固所稱少年才俊也余聞聲已久不意長公子青亦知世間有余修音問通介紹以道其殷勤丁丑秋始獲晤於會城志氣交孚若平生驩既又見季公子驄溫然如玉復與定交一日出其近詩一編請序寄託遙深師法高古推其存心不欲一

字寄今人籬下即于古人亦未嘗苟且以求同也昔人論琴謂初下指一聲不合即終身無復合理子驄于詩其始作已合如此安可量其後之所至哉新城王先生阮亭操一代文章之柄獎成後學培養士氣今之歐陽公也子驄兄弟皆奉雉其門先生亦深喜得之評子驄之詩謂其希聲清越有鳳篁之韻古色沈澹有琅玕之操抑揚抗隊有伶倫嶰谷之音其所以許之者至矣余雖辭費亦烏能復加於斯言獨幸少年

才俊之士近在吾黨故樂得而書以慶余之遭也杞田耕者張貞序

從容叙來却有一片沖澹精神

丘學山樂府序

古稱歌詩三百弦詩三百則今之所傳三百五篇皆可被管絃諧金石者也歌詩之法失傳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里耳而後有曲曲又有南北之别其體雖變其音則一也雅頌尚矣樂府盛於漢魏絕句盛於李唐宋元之於詞曲各有獨至即以曲論自元明迄今關鄭白馬而後康德涵王

敬夫楊君謙徐子仁諸公未可悉數其在吾鄉
濟南則谷繼宗章丘則李伯華臨清則謝茂秦
青州濮州則有若馮汝行李伯承皆引商刻羽
竆極幼眇名章秀句至今流豔人口戊寅春日
余于役膠西訪老友丘君學山於柴谿邨居圖
書滿牀山水盈室酒半出其著述縱觀之披讀
流覽夜分忘倦後得近作樂府一帙詞若近而
意遠調合古而味新誠足比肩前修接踵元人
矣學山少負異資有聲場屋困帖括五十餘年

年幾七十僅成鄉貢以君之才既不獲自見於事業慼憤鬱積一發於詩文故其詩文汪洋跌蕩不名一家墨飽筆放旁推交通間出新聲不特騷賦之變體詩歌之餘韻寔即小雅之志風人之遺也是豈可與輇材小生謏聞目學恃其狡獪掇拾塗澤移宮換徵徒令齒舌得利者同日語哉余序學山詞曲而備著其生平以見君之學問確有元本此數闋不過其凌雲臺之一榱一桶耳若欲執此以測學山余則未敢遽謂

爲知言矣康熙戊寅花朝後二日峽農張貞序

元元本本周見洽聞自非淺學可望項背

登音序

程子有云晝夜者死生之道也蓋言人之不能有生而無死猶天之不能有晝而無夜乃達生之士每不易得石衛尉金谷詩序後談游宴之樂而忽有感於性命之不永王右軍蘭亭集序備述閒適之趣而未忘夫隨化終盡至於臨文嗟悼然後知樂生惡死人有同情若夫欣戚兩忘超然於修短之外者求之古昔惟陶徵士一人而已所作五柳先生傳自祭文與挽歌詞皆

冥心高寄俛卬無慚百世而下猶可想見焉余友安君靜子賦才通敏博學善文少有盛名於場屋長君雪園登第後即謝去帖括閉戶著書不復與外事相關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髫鬀萬石之風行年七十神明不衰暇日於父母冢旁自穿兩壙爲其夫婦束身之地各誌而銘之又豫畫後事數則裒然成帙命曰贅音文句䟽越意態安閒諷誦一過如讀招隱詩樂志論令人念其作松柏間語也是非學古有獲曾懷澹

定烏能一死生齊彭殤若此不幾與徵士同其曠達邪君出以索序且相屬曰樂丘之石尙須煩子它無所溷吾墓也予如有意當令及我之身而見之切切告語無愀愴之色余雖愕眙弗敢遽應然而君之志卓矣獨是余專愚自守任運騰騰白雪滿顚不知老之將至極天下之無心思者誠莫余若也以眡君之智足周身才能裕後樂天知命委心去畱一癡一醒分路揚鑣矣乃彊執筆以序斯編寔切慚惶請爲約曰自

此而吾兩人所乏者非日君其歲著一書余亦歲一登晛讀之堂次第作序以謝前過噫謝過以文小人之事也得毋爲君所誚歟康熙戊寅重五日同學弟安丘張貞序於雲門旅舍

蠽音一書原自曠逸序文疏暢能得其意思之所在達人存心固無二致也

臨朐張明府壽讌序

臨朐司教孫君石泉與余有金石之契然如秋水遠山澹然相望也音塵阻絶動至隔歲丁丑寒孟余歸自北平帷席未煖有客款門問之則孫君遣其門生張子齎書幣至葢爲明府張公請祝壽之辭且言張公賢邑人德之欲圖報稱而公居心澹泊人世鬼瑣纖毫不足縈其念如得子文或可邀公一盼乎臨朐去吾邑僅百里。壤地相錯如繡。余霑河潤而被風聲。已非一日。

微孫君。余亦知張公之賢。然隔境逖聽。終不如親炙者之詳也。遂坐而問之張子件繫臚列娓娓不能止而其大者有數端焉公至適當歲侵。上急催科。督逋之檄旁午。傷邑敲搒囊拲。人無完膚。公故徐徐。時慮其羸以寬上慮。而於下則較社肥瘠爲次第。賦不後期。閭井晏然。朐人雖樸。吏胥不無恣睢。多蠹蜆蛸集以蠱公。公從容待之。不動聲氣。盡得其狀。抉其最姦黠者痛懲之。獄訟繇役。惟憑薄號。民自子來。不假手於若

輩也偶值軍興猝需萬端絳標寸紙一日數至長吏多束手惴恐公心計手畫取定俄頃神無滯用東鎮沂山在其境內

上修典禮用事羣望虎節龍章之使再歲兩至且形鹽法酒供藝無等公取給正額不足則以月奉佐之公之才能禦變政不擾民皆此類也

公晨起坐堂皇幾務紛投片語立決少暇放衙退憩齋閤紙窗棐几埽地焚香公布袍葛屨匡坐其中側弁而哦聲出戶外猶然書生風味也

又以其間延接士大夫詢問先後政術得失其賢而有文者有加禮焉月旦進諸生逢掖與課藝文談經術諸生人人以爲得名師文與行不自知其日上矣余聞言斯竟爲之慨慕歎羨公豈古之人也耶何其治行與古循吏千載一轍耶因復問其性情問其嗜好張子因出公詩文一編示余余就鐙讀之清圓流麗駘蕩纏綿博而去其襍奇而剷其險劇而洗其迹彼以横溢謂才鉤棘謂調者故退然下風矣余於是忽然

而睡渙然而與曰此公勳名事業之所從出歟夫人特患不讀書耳苟能讀書卽宰天下亦無不可此宋藝祖之所以致歎於竇儀也又何疑於我公乎或謂公圭璋特達射策甲科負才如此乃不得與館閣儲材之選而又鞅掌於簿書瀠爲公惜不知與其選者果皆能參大政資啓沃陪贊國是霖雨蒼生乎不然者非陸沈於金馬卽索米於長安何如公得百里之地而治之外不負其職內不負所學曾不三年奸吏洗手

市猾葦心四境之內精神心意流通浹洽若赤子之奉慈母以此方彼孰爲得失況公治狀班班臺察推轂尚書尺一之徵旦夕且下又當聖天子重治化崇儒術之時將由是而處以帷幄置諸左右使之發冊作命陳謨奏議皆指顧間事矣口脂面藥烏足爲公榮哉明年月正人日寔公覽揆之辰一時薦紳士民相率而燕喜公堂以介眉壽當復如宋王七日仙樓之會千人拜賀父老之集城下者令皆飮一爵卽以此

文代春燕春蝶之戲吾知石泉必有以許我也
德政文字最易板重獨此沈着頓挫光采陸
離已自難得而結處思致逸發莫可追躡矣

孫遠齋壽讌序

余識遠齋孫君在癸丑之冬時君與余俱游學都下余一日過愚菴李公邸舍譚藝之餘出書畫鼎彝圖章之類縱觀之於匣底得小印古忍一粲然問篆者爲誰李公指坐中客語余曰夫己氏之作也亟詢姓字知其爲君遂與定交相得驩甚及歸而音塵阻絕者數年余日就落拓君復不偶於省試遂以明經就選人格得司縣邑教去余居西百里而遥已獲數相聞每學使者

按部必入郡城余亦間往文讌談燕名流歛集留連浹旬始歸自是過從益勤知君益深君盖榆山世家也奮迹孤童竟自振厲長而好學精於制舉業至若象緯堪輿醫筮修煉諸家言靡不攷究研索務求實用又好交游重然諾遇人以急難告即傾箱倒庋弗卹也尤喜與文士接軍門後進不難折節下之或聞顯貴人車馬聲輒遠引避去不特不屑就之而已其為被官也雖非其好然不敢少曠其職捐月奉以新廟學

春秋典祀治尊俎潔豆籩肅恭將事趨走大府
進退必衷於禮未嘗柔曼骫骳以爲媚悅日進
諸生訓課之先品節而後藝文士習爲之一變
遇休暇無事閉齋閣讀書聲琅琅達外輿至則
吟小詩書法規倣蘭亭精於古隸出入曹全劉
熊諸碑庭中蒔花種竹手自封殖灌溉翦剔以
爲娛樂毎佳客至輒留飲相與論說古誼揚搉
風雅焚香啜茗主賓忘倦有非其人而彊造者
以一石支門戒豎子不聽應也以故郡邑守令

咸加器重諸臺使獎褒婁下遷擢且在旦夕稽昔盛典有自學官入爲編修侍講讀者即今成例亦將徵爲縣大夫轉晉臺諫鵬翼天風殆不知其所至矣君嘗欲得余一言余逡巡未敢遽諾丙子十月二日值其初度之辰同人相率爲壽索余文侑觴故爲之述交情論行業用了宿逋不馴之辭固無足爲君重輕然當搢紳衿韋執爵上壽將獻酬既畢管絃將徹主人出斯文以示客或可發笑哄堂供筵中一樂也

起便非恒徑

安母李太孺人七旬壽序

壽光南郊有古城遺址春秋紀侯之所爲國也予每經行見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意必有所謂廉且貞其人者以物色求之乃得安靜子先生因與定交時先生方掉鞅詞壇文藻蔚發故雖以弟蓄予予寔未敢遽以雁行進是後相過寒暄未了鮭菜已具即淩夜扣門亦莫不然予異而詢之則皆太孺人力也予由此始知匪獨先生文章道德爲一時模楷即太孺人之賢

亦近今所罕有矣康熙乙亥太孺人年開七袠是歲孟秋寔誕彌之月令子太史雪園文學青士偕昆弟孫曾輩數人稽首稱壽旣請太公自述敘記更索余爲侑觴之辭太公文累數千言予讀而歎曰太孺人之懿行備矣斯可以壽其親矣予復何言兩君曰吾父之言私先生之言公也吾父之言隱先生之言彰也敢固以請遂不辭而次其語以報太孺人賦質明惠厥考明經公雖奇愛之而訓誨特嚴覲謁溫淸必遵內

則細而文繡炊爨皆令閑習嘗謂異日持此或可以空室家太孺人亦能婉承其意早著閨閣聲此太孺人之爲女也太公少孤惟王父母在堂太孺人于歸尚未廟見即遭亂離盡室西遷太公親拾墮樵太孺人負甕出汲以供滫瀡病中撫摩抑搔始終無倦此太孺人之爲婦也太公直方爲體嫉惡不無過嚴太孺人懼其府怨也每舉前修已事以相儆戒故終身無咎焉太公晚年自定詩文擬付剞劂以力絀不果太孺

人曰奈何以乏看囊之錢而廢千秋之業乎乃悉鬻布帛質條脫以佐其費遂告成功此太孺人之為妻也其教諸子以制行先讀書一有子弟之過輒誚讓不少恕其御諸婦則一以寬和或寢興失時櫛縰未盡如法亦不加訶責但以兒女子嬌穉憐之而已此太孺人之為母也且天性勤慎鷄鳴而起盥漱畢始理家政嘗曰安有身為主母蓬首垢面以對婢妾者乎僕子年過成童不使入中門羣從子姪非元日生辰不

覿其面此太孺人之御家衆者也其尤難者太公以高材生十五舉而不第太孺人惟以義命相勉無憤激侘傺之態雪園子丑之捷泥金在門賀客躡踵窺其顏色無異平時夾牛衣之傷屐齒之折丈夫猶不能免太孺人乃能以淡定出之此豈可以尋常巾幗目之哉昔之觀人者以行多當理爲不貴則壽之相今觀太孺人婦德克全母儀告備如此將由耄耋而期頤自垂魚而珮玉理有固然勢所必至則今日之顯融

壽考特其先見者爾又何敢僅以是爲太孺人賀獨念予與太公角藝輒退避三舍迺旣拾其牙後作序而仍與之同張於壁殆無地着面然太公之文人疑其私者得予而公慮其隱者得予而彰是太公之文有時賴予爲左證始信而可徵也予其亦足以自豪矣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夏六月年家眷弟安丘張貞撰

法度秩然緯以和平之音此爲善於引年之章也夏五月予寄書杞園曰予不能隨俗作

屏帳屏帳易朽之物也文章不朽之物也但得佳文刻布流傳海內足矣六月十八日予夜夢與杞園歡讌晨起與質兒語及而艮書適至紀之以詩云夢裏同君笑舉觴開函歡喜更無量（序文鈐以歡喜無量圖章篆法精絕）傳來玅句張公子粧點白頭老孟光　安靜子

安丘縣重修學舍記

古者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皆出於學其事可謂煩重矣輓近以來或以地僻而事簡或以世遠而禮廢幾務遂不能不少減於古昔迨入我

清文物寖盛學校典禮遠軼前代春秋之享祀鄉飲之酒禮釋奠釋菜之常儀　甲令昭垂於今為烈而且以先王之禮罷爲執掌士子之訓

課爲職業故凡居是官者不可一日離乎學離乎學則曠厥官矣某君教渠之明年眎廟學欹傾捐俸勸輸以葺以增沈沈翼翼巳還舊觀而博士之廨舍棟橈柱腐垣斷甃缺若不可復爲者故前此校官皆僦邑屋以居某君亦然久之不以爲便欲出巳貲力圖興復衆曰無以爲也渠雖小士籍學宮者幾五百人人捐百錢其事立濟君曰是豈浮屠道士之居可以醵而就乎旋出俸錢召匠市材揆日庀事齋廬寢室門廡

庖廩咸徹而新之崇其垣墻端其術道壁茨瓴
甓甃至髹丹舉稱其度始於某歲秋八月訖於
冬十二月而告畢工治事有位燕息有所徒役
臧獲咸有寧宇于是修學之事始無遺功而領
是職者亦無畔官離次之咎矣非君之心無私
而才有餘顧能若是乎於旣成之明年君屬余
爲記余竊怪士大夫操尊權席利勢馳騖於富
貴功名居其位而不任其事翫愒優遊塗飾耳
目計日以待遷去方且視官守爲傳舍傳舍之

典壞寧足縈其懷抱哉君之心獨不然弃橐裝弊精神夕思晝營成茲鉅典余聞經理之始人風之曰子居幾何而為此百年累世之迹子之計不亦迂乎君曰天下事未有不迂而能為之者但官舍既新恐後此之豪于財者競就高明之居鄙其敝陋而不屑修築詘於力者憚土木之費苟且因循而任其墮廢苜蓿之齋又將化為兎葵燕麥之場矣予今任其勞俾後之來者享其逸更願後之享其逸者亦任其勞則輪奐

常新。而安丘之學舍。其永存而不敝矣。余以君之言與理有合。故併書以詔後世云。

宛然曾子固之文

重建護國西齊王廟記

出太平門南郭折而東數百武爲吾邑山川壇壇陰有大澤人以南壇灣呼之秋水時至湛湛彌斥欅柳暎帶鳧鴈出沒漁人網集其間隱若江鄉灣之西厓護國西齊王廟在焉東嶺橫前印臺南峙北闕縣治樓觀重複一方絕境也先是邑人馬君原思嘗夢一偉丈夫挾二童子相過紗帽綠袍威儀秀異時原思一子疹一僕瘍皆於夢中得其治療以活問所從來曰余君之

南鄰也遂於所居之前物色之見有棄地蕪薉不治唯二碑額踣土中剔蘚讀之則西齊王廟遺阯作禮而退自是里人病剙者持瓣香麥麩禱於碑下所患立平原思有兄三如於故基之北指地爲廟再出橐裝以庀材鳩施者不勸而集因築殿三楹肖王像以祀其子又陵上承遺志益加修葺又于南偏爲殿奉其二妃丹堊炳煥巍然翼然下至倉廥庖湢悉備按元碑王生於唐初貞觀七年太宗舉賢良爲長子令民懷

惠而歸化虎畏威而就罰名德茂著政績爛然
復爲衞縣除巨蛇消水患功化益隆兩邑皆立
祠以祭唐祚中微祿山叛逆忠義所昭形于帝
夢於是玄宗立祠京師封靈聖護國侯武宗加
號護國威應公逮宋之眞宗始加號護國西齊
王王之姓氏碑旣失載生平事蹟亦不見於史
傳至其殿屋金之崇慶元之至元皆屢壞屢成
而今之榱棟維新像設肅穆乃突起于荒榛灌
莽之餘此其故雖緜三如原思兩君之不忘神

貺邦人之樂善好施然非王之靈嚮㬥著歷久彌新其蒸動昭應烏能如是哉語云里將興神必靈余添爲桑梓幸故又陵願得文以紀余亦卽樂爲之書也三如孝廉諱長春原思進士諱澄又陵貢士名石麒爲吾邑世家云康熙三十九年夏四月甲子邑人張貞謹記

雅健精嚴處處生色枝詞蔓語不得犯其筆端

勤惠先生畢公祠記

勤惠先生祠者祠故奉政大夫分守永昌道參議鐵嵐畢公者也公舉進士司理常州執法獄獄以廉辨聞再宰蠡邑政平訟理有潁川上蔡風尋入比部轉屯曹皆能其官出而衡文黔南參藩滇西所至風烈郁然行內擢矣竟以盡瘁致殞享壽五十有五自成進士迨捐館舍垂三十六年然服官涖政以歲數之則十且八九而休沐里居不過十之二三迺其爲德于鄉者已

敘次得法

不易屈指計公返葬未及期公子大令等業祀公于寢先是公沒未踰月雲南士民巳請于臺察以名宦祀之郡邑學宮矣至是鄉搢紳某等若而人諸生某等若而人鄉三老某等若而人以及鄰邑某等若而人相率願特爲祠歲歲無廢伏臘以報公德大令謝不敢當曰以先君子德而食報則可以先君子德而使諸父老昆季勤財力而從事則不可衆不聽人出一鐶一朝而足用不數月而遽漬於成翼以兩廡繚以廚

垣高廣壯麗鬆丹粲然升主之日黄髮而至鬐兒齒而至齔者以萬計莫不橐栓榼酤胥會祠下再拜奠幣略如釋菜之儀大令兄弟稽首於後莫敢適爲主禮也禮成不遠數百里屬余文其麗牲之石余少獲交公則習公事公生有至性事父母以孝聞嘗需次京師夢大母李不豫兼程馳歸幸無恙猶以春秋高依戀不忍出者數年父母既沒諸弟未成立訓誨拊摩備有恩義及析箸悉推先業與之惟自留一几兩榻而

已其接族黨必以誠信雖在久故一折一旋未嘗失禮遇人疑難不惜力爲排解里中二十餘年無一人涉迹訟庭皆出公力至親姻貧者生有粟帛死有棺賵環其居數十里內收䘏溫卹不可一二件繫也故聞公訃罷市而哭于其庭者千餘人相聚而謀私謚之曰勤惠復涕淚相告不爲祠不止此豈可以妄邀倖得者哉余讀曲禮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

是言人之生平必如是而後爲實行蓋仕宦之
蘧廬或可飾而桑梓之月旦不可假也公行之
在鄉評者如此而其大可知已然則鄉先生沒
而可祭于社者非公誰足以當之歟公諱忠吉
字致中鐵嵐其號世居谿都之金嶺鎮祠卽搆
于宅南二十武大令名曰溙候遥知縣其大槩
操行如公云
敘事湛湵高古亦奕奕有光氣摹八家者未
足語此

游桃花菴記

余少讀唐六如集誦其桃花菴古今諸體詩輒悵然有游歷名蹟憑弔前修之志私竊自念異時或過其地得一造觀焉歲庚申南游餘杭道出姑蘇匆匆解纜竟不暇尋所謂桃花菴者其後數如江左或不克至其地或至其地而不及游比其返也每悔其返之草猝不獲一遂其願因以歎素心之難償不必其大者也乙亥九月余復入吳會見廛肆之棲於架者多六如之著

叙次有情

作繪爲圖者多六如之逸事至形諸畢牘播爲弦歌者又皆六如之舊聞余以爲金閶之市何物不有此亦適然適更數處而無不然始異而問之僉曰六如才子我中丞宋公之所激賞也今且罔羅其遺文修治其墟墓矣及詢墓所則近桃花菴遂亟挈姜生本仔暨兒子在辛在乙以往循閶門而東行三里許至桃花塢北穿委巷巷窮忽闢一境清閑曠朖蹊隧交通蔬枰閒錯彌望皆桑藍淨綠幾不知身在闤闠閒哇旁

如畫

多種桃樹天氣澄和秋深猶茂夕日相射葉閒蕤蕤有光更令人作夭夭灼灼想稍北得一精藍是爲桃花菴正戸堅扃屈曲呼門由東南入白前堂達静室松陰滿地不見有人宛然坡老游白鶴觀景色但無棊聲差不似耳一讀壁閒石刻桃花菴歌而出折而北復折而東六如墳院在焉丘封翳然石碣前峙大書明唐解元之墓爲嘉靖中胡中丞可泉肇左築才子亭襍植木犀玉蘭山桃各數十本纖鈎爲戸繚以周垣

皆宋公所創也公以

天子重臣開府江右復移節鉞塡撫三吳耆定

保釐勳在　社稷至其學術辭章尤爲天下所

尊慕詩文落紙墨未及燥操觚之士巳轉相傳誦而公則虛懷善下好奬藉士類見一藝之長一言之善必稱許游揚毋問其爲今人昔人也衆亦卽奉之爲月旦爲職志凡公所標舉競趨向之而風俗成矣公于六如不過憐才一念偶動於中故起衰魄腐骨而聲施之一時之人巳

默爲叶應使數世而上頓有生色然則公之所奬成其大於此者其爲烝動又當何如乎余既以茲游獲償夙願且喜得覩宋公德化之神也故弁記之康熙三十四年九月晦日牟山張貞云

文情有風水相遭之妙

夜汎蓮子湖記

吾鄉山水濟南爲最勝七十二泉皆散滙於北城爲蓮子湖瀦蕩空明瀰漫數千頃南山迴環斷續與城內之漁莊蟹舍遙相掩映無異畫圖此昔人所以有濟南山水天下無之語也余嘗壯盛槐黃席帽從事會城必偕朋好流連湖上文酒歙集一時名勝士後先不啻數十人年運而往知交零落余亦日就衰索剷迹名場游興奇減不至濟南者幾十五年康熙庚辰有事北

上取道其間自傷孤另頓覺湖山慘淡矣解后得朱君子青遂託末契交情綢洽不殊前日之諸君子也相邀月夕重尋舊游于天心水面亭登舟再過歷下亭放舟煙水皓魄澄波鳧沈雁宿聲籟四絕獨健魚往往觸響船頭而已子青所載酒特芳洌坐客皆醉余雖不能飲亦彊進兩蕉葉不覺醺然清歌忽自坐中起音韻縹緲聲繞菱蘆令人神骨俱爽至北極臺夜漏乙丙廟扉盡闔道士已入華胥因不復叩門褰回月

下久之吏登舟縱談閧然而笑水鳥驚起羣犬齊吠若豹沿水門遵東渚而歸不能成寐言念初游忽忽餘四十年且此四十年中荐歷幽愁備遭哀酷猶是往日酒痕墨漬之地浩然俛仰已非故吾曾懷耿耿何能下臍邪故泚筆作記以誌今昔之感云同汎者爲鍾聖輿吳木欣朱子青杜西山谷九畹胡宗舜余與兒子在戊凡八人時則四月十五日也

文中之畫其感慨處多情

如菴記

如菴在玉靜齋之西偏吾家振思晏晦之所也從僅二十笏衡未及其半窗戸樸雅几榻閒靚庭有小池碧梧蔭之誠闤闠中奥區也振思昆弟雍容都雅風味可愛又好設翰墨圖書及琴尊棊矢之屬以娛客故親串過從者多流連不忍去予三宿其閒頹然嗒然幾自忘乎孰爲賓主也於其將别振思請記予曰子之名菴必有意義可得聞乎振思逡巡尚未及答予謂之曰

峯巒忽起

以子之束修自好非學易而法大有之變如必學禮而法玉藻之洒如矣次之亦或如子雲之著書有以自守而泊如下之亦不失爲伯倫之作達慕天席地縱意所如者矣予將何居振思曰聖人之道既不易跂又何敢妄附前哲然竊以少襲先人之業有汙萊足供伏臘有茅茨足芘霜雨而又有書可讀有子可教如是而止某之私願也予曰善乎子之論非世俗所能闚測也凡人之情處靜則欲動居逸則思勞以謙守

爲退縮以淩躐爲能事以冀望非常爲遠圖者可勝道哉今子英年華冑含章挺生方且散華落藻掉鞅文場激烈奮發以赴功名之會豈其志溢氣滿汰然自侈而顧讀書好古緣分自安流行坎止樂天任運曾不知紙窗竹屋外有何世界埽地焚香外有何經營老氏所謂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者卽此義也然則吾子其進於道矣乎夫人特患不知道耳苟其知之自能齊得喪忘榮辱思慮專一精神內蕴將見意氣孚而

有交如之樂禮度明而有酒如之邑矣若夫著
書以自守與作達而縱意者曷足道哉予所見
如是卽如是以爲記亦庶乎不失如菴之意也
矣康熙丁丑重午日安丘宗人杞園貞記

于一莖草上現寶樓閣眞非非想

爲先伯父叔父立後記

吾家自始祖以下失其世次至吾高祖始可紀吾高祖登仕公生七子吾曾祖文學公第居三文學公生三子吾祖文林公第亦居三諸祖或絕或續不具述文林公生三子長爲吾伯父孝廉公季爲吾叔父侍御公吾父明經公其仲也孝廉公有子而夭侍御公竟無子以卒吾父亦僅生貞一人孝廉公沒時貞尚未生貞生而叔父已五十老矣恒以無子爲恨吾父許以貞爲

之後終緣獨子尚在遲回而叔父歷代吾父慟悼幾不欲生曰天憐吾家幸留一綫息忍令吾弟作若敖餒乎手書木主顯考侍御公而孝子貞前諾以完亡何吾父亦捐館舍貞念煢然一軀終鮮兄弟在吾父友愛性成知有弟不知有已何難弃一子以紓手足之痛在貞則不應以身爲人後而遽忘其所自出也昔諸葛忠武取兄瑾子喬爲子及瑾子恪忠武仍遣喬還爲瑾祀觀此則貞之歸亦情理之無煩[illegible][illegible]竊是

貞歸而使吾父之德不卒臨境自鄉中寢忽起胷懷鬱盤寔淡隱恫且貞思先人付託之重自夙夜祗懼以承祭祀再傳而後於分漸疏情亦漸薄歲時膢臘能長保此一盂麥飯乎故嘗私祝天若悔禍於諸父使貞有三子當分以奉先人之祀今貞生子幸符其數且皆長大矣寧敢自昧其語遂於康熙丁丑三月朔日敬拜家廟徧告宗黨留長子在辛奉吾父明經公祀以第二子在戊爲吾伯父孝廉公後第三子在乙爲

兩段引喻皆切當

吾叔父侍御公後二子者直承貞而爲兩公之孫別無蛇足也季札有言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吾誰敢怨由是或可少尉吾諸父於九京矣既令各立專祠以妥靈爽更願兒輩聿修厥德以求式穀之似不然即廟屋潔修豐豆碩俎猶爲祖宗之罪人也至若先人貲產異日當參亭而三分之不必以某物爲某房所遺銖稱寸度與世俗之爲人後而罔念宗祊唯商財賄之有亡者同其猥惡也既蕆事備述本末奏之

先几再書兩通一付在戊一付在乙使傳之子孫共明此意也是日戚執之至而主盟者諸城則張瑚西衍張同人侗徐栩野田同邑則劉崑右源涤王鈞普永鍫曹苹野大任曹空北之騋馬近溫長裕馬六吉恒謙李曉人其曉陳虞章舜錫馬竹船常沛王四表烈韓敷寬知敬李心友壎李啓心恩王子居炷李似園忠馬季公士修馬令貽長孚曹商賢彭年曹暘若霈曹湘隣淑李宓昆怡李和叔愔韓德彌劭凡二十有六

人云張貞謹記

仁人孝子之言字字令人感動起人愛敬此有關名教之文 王阮亭先生

有起伏有照應層層變換極法度之工至其本至性以爲文字字血淚使讀者氣結聲咽而不能下 李漁邨

一往如入仇池穴桃花源絕遠人境

臥起樓記

予自壬申徙居杞城矮屋欲壓頭且仰漏旁穿風雨弗庇乃於舍東隙地誅茅築垣結廬其間經理三十甲子始稱苟完遂以承青閣爲燕寢除飾南樓三楹以安几研天氣澄和牕戶四闢拊檻極目原野砥平遠山環抱矗矗如青螺者盡在几席又地接東園老樹叢花鬱蒼蓊蔚映蔽檐際凡春夏之交時鳥關關其音百變終日闃然不聞人聲意甚樂之因顏其前榮曰臥起

文勢如風檣陣馬

客有過者仰棟而指其牖曰是謂起元高臥處邪予曰唯唯否否吾杞舊爲諸侯之國上古莫考其可紀者夏后殷周不一其代州杞淳于不一其名他不具論即以杞言之自武公而後歷靖共惠成迄悼隱僖閔皆千乘之君也莫不有民人社稷之寄朝聘燕饗之煩又必有爲之輔翼奔走禦侮者當其時聲烈烜赫震動一世而今之日其冕弁裳衣已化爲飛埃封圻采邑亦鞠爲茂草予以潦倒書生無用於世遁跡荒野

覽形勝而弔遺蹤臥游千載慨獨在予矣縱不
以此行住坐臥爲生人之常理約而言之不外
臥起二者起則勞臥則逸夫人不可以久勞亦
不可以久逸逸者所以節勞也故予伏案少倦
旋就繩牀起亦未嘗不卽臥也少休蹔適取其
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臥亦未嘗不卽起也至園
果初熟籬花欲放揮梧勸影聊復自醉其爲臥
而起起而臥者又不知其凡幾卽用黃魯直銘
宴坐室唐子西記箕踞軒之例以字之奚曰不

玄又不然而詠泉明之詩曰息交游閒業臥起弄書琴亦可以爲故事何必執起元臥處成拘虛之見哉客曰善臥則居居起則于于吾又因予而穆然於神農之世矣康熙丁丑日躔壽星之次杞園老人記

前幅如畫中一段俛仰今古可謂瑰奇

畫衣記

余家舊藏畫衣一稱沂水高中丞筆也蓋寫折枝墨卉於白練上羃以青紗而成之者領圍尺博二寸有半寸三其縫而飾以金身長三尺有五寸三分其長而殺其二以爲廣袂長三尺三分其長而殺其一以爲寬兩袪亦皆以金緣之圖于前襟者曰梅曰繡毬曰山茶曰水僊曰竹石觀其後背上秋葵一稍下紫薇一榴花一一榴房尤怪偉又下荷花一而畫水僊於兩旁肩

上作芙蓉木犀各一枝柯葉交亞頗極盤紆紛披之致左袂爲海棠爲芍藥爲辛夷爲玫瑰爲秋菊爲靈芝蕙草又有桃杏牡丹梔子百合萱花在右袂兩袖下各綴蘭石合之得花卉二十五種作三十二叢便娟映帶窮態盡變覺奕奕生氣射人眉睫所謂紗而眞者也衣之前後及左右袂皆題五七言斷句凡八首詩亦秀麗饒韻讀者豔之先生諱名衡平仲其字少負異質與先叔父侍御公同以才名頡頏齊魯間每赴

郡試踏省門遇之相好也崇禎辛未共舉進士稱同年生相好加焉侍御公一日過先生邸舍此衣適成將以遺其妻張夫人侍御公一見欣賞輒自持去先生亦無難色此可以窺前輩交誼矣嘗攷先生起家縣令徵爲御史出按河南即晉都御史塡撫其地治民禦寇皆著聲實晚年納節歸田壬午冬沂水城陷夫婦伏節同日併命可謂與日月爭光與天地俱磨滅矣而其平日風流自命柔翰關情如此毋亦靖節賦閒

作文如此方有本領

首首佳似玉臺新詠中語

情故事邪當畫衣時在先生釋褐之初方翱翔京國覲政部寺使他人處此必且朝集金張之館暮徜許史之廬請謁奔競爲後日仕宦地先生迺枯坐客窗裁衣寄內何其神怡務閒乃爾也於虖虛靜恬淡是即先生功名節義之所從出歟此皆不可以無傳因筆之爲記而錄其詩於左以存故事焉五言云金臺風乍軟先爲寄春衣着處逢花發遙分上苑輝上苑花枝好烏紗插已繁畫取羅襦上似與爾同看對月偏成

憶臨風更有思鄉心無可寄聊寫㠫嬌枝花枝鮮且妍置之在懷袖好把花枝新憐取衣裳舊輕襦畫折枝悠然感我思畫時腸已斷着時心自知霧縠偏宜暑氷綃迴出塵着時憐百朵應憶畫肴人七言云客邸長安一事無晝長人靜影形孤閒將一段鵞溪絹寫作名花百種圖墨瀋淋漓寫晴香不將開落問東皇憑教霧縠傳淺意永矢糟糠不下堂後書辛未夏日作於燕邸寄內子平仲題嘗攷唐穆宗以立綃白青素

紗墨書爲衣以賜宮人號諱衣然此以正彼以狎。固不可同日語矣。此衣自辛未以來藏吾家者已六十六年庚辰春日余在京師過大司寇新城公邸舍偶與言及公甚豔其事因以贈之而記其始末詳其形製用存吾家一段致語且使子孫知前輩交情也康熙三十六年六月六日張貞起元記

事奇文奇勝唐人金縷裙記

叅議畢公傳

公畢氏諱忠吉字致中晩號鐵嵐青州益都人世居金嶺鎮曾祖考兌祖考懷德考受基世有壹行考贈奉政大夫工部屯田司郎中贈公有丈夫子六公長也少好讀六經旁及唐宋大家之文作爲制義飈發泉流一洗場屋熟爛舊習順治丁酉年二十二舉鄉試第三明年成進士除江南常州府推官時漕事久壞將卒驕悍漁食單赤莫敢何問公監兌錫山其桀驁如故公

以柱後惠文治之不少貸運軍大譟盡甲入情洶洶公不為動執法益堅竟取渠率寘重典其變遂定公聲蹟蔚起極為上官所倚重撫軍韓公嘗云吾以東南半壁專屬畢君亡何詿誤鐫級歸里公以父母年高侍養不出及遇大故易戚中禮兄弟析箸產取其薄孝弟之行鄉閭稱焉再謁選為蠡縣令首革邑中鋪墊錢三千緡奉檄查核欺隱田地比縣有額外察出者皆藉以增秩公則令其自首遇有糧無地者抵之以

蘓民困未嘗自以爲功也考功課最擢刑部湖廣司主事公明習法律聽斷平允爲同舍郎所矜式轉貴州司員外郎辛酉分校順天鄉闈得人最盛來年狀頭蔡君升元即公所取士也進工部屯田郎中秩滿升僉事提學貴州丁卯鄉試與選皆其前拔者竣事遷雲南參議分守永昌撫卹調劑兵民晏然上官知其才糧儲驛鹽兩道闕皆以公攝之勞瘁成疾遂卒於官公性度明敏勇于擔荷其居官也案牘山積手批口

決老吏皆爲吐舌余頃游京師見事幾之會聚訟盈庭公一言便了衆所遜謝莫或敢承者公直以身任之至慷慨用財揮斥數百金如脫敝屣也王重慶銘公謂輕財好施而非邀名介節清操而非矯激世以爲篤論公沒時年止五十有八男子二人曰澤候選知縣有父風曰霔諸生孫男海楨貢士海樽監生

論曰少參公豈不誠循吏哉昔孟堅傳循吏謂其所去見思亾見奉祀夫思與祀雖虛名然非

實有及民之政亦不能彊邀于身後聞公卒之日百姓相與賦斂致奠醊喪北歸無不巷哭以過車且爭上其事臺使者祀諸學宮公之所得於滇民者如此里中父老子弟復於其所居之旁建特祠以祀每值公生辰四方之人和會成市持魚菽拜祠下者袂相屬也則公之鄉行抑又可知矣一循吏顧足盡公乎哉

襍之孟堅循吏傳中可復辨否

誥授奉政大夫江西寧州知州臧公墓誌

幷銘

維臧氏遠有代序自明以來爲諸城世族文武忠孝史不絕書及入

國朝仍以進士起家學術風節寖復如前人偉然可紀者如公是也公振榮諱君仁字一字岱青曰惟一工部尚書公曾祖考也曰爾勸兵部尚書公祖考也曰爾令山西按察司副使公本生祖考也曰允德錦衣衛百戸封奉政大夫江

西寧州知州公考也曰李氏封太安人公妣也公中順治辛丑進士授廣西昭平知縣其地因寨改縣百事草創且當三十六灘之衝洊罹兵燹人多困窮公至方加意拊循忽滇黔變起桂林守將孫延齡附之全粵震動公時染瘴癘力疾固守張疑設伏賊艘千餘蔽江而下竟畏不敢前故于平樂既陷之後蕞爾昭平巋然獨存也會大司馬金公開府蒼梧察公知兵檄赴軍前督理糧務賊乘虛薄城下且攻且誘遂至失

守懷集令闞金公以其爲東粤要害命公攝其
事涖事兩日僞將軍周一鶚率衆環攻時倉庫
如洗公鼓舞士民自設方略出奇制勝城賴以
全新令至公迺謝事時東粤盡陷滿城皆賊壘
公甫離懷集爲賊將馬雄所獲雄久知公才冀
爲巳用公以死自誓必留清白之身上報
朝廷下見先人雖偪迫百端矢節愈厲適幽縶
少疏公得遁去丁巳二月抵贛州將軍舒公撫
軍佟公悉公忠義交章尉薦旋奉

溫綸特授江西知州需次本省公念母甚遽歸
家食者十有一年丙寅寧州守闕始捧檄赴任
公遇事明敏佐以廉惠仁西兩鄉地接湖湘其
民刁悍 國賦久虧樊盧冷吳四姓尤稱桀黠
公親至其聚落開誠布公諭以禍福積逋悉完
輸將恐後矣一日大火起西門延灼數百家將
及衙署公仰而籲天風立返火遂息公治寧六
年政聲日起一時督撫無不推轂且駸駸嚮用
忽太安人以老壽終哭之至毀因請急奔喪抵

里而毀益甚抑鬱結轖一夕卒則康熙甲戌五
月十五日也距生崇禎庚午八月九日享年六
十有五娶匡氏封安人前公一年卒安人之沒
也葬城西南黑龍潭祔大墓之左至是乃以十
月八日奉公柩合葬焉子四長瞻祖甲子科武
舉人匡安人出珻瑶珊俱國子生側室鍾氏出
女六庠生安無慮李暘李則顯貢生李璥國子
生任璽王恕孫其壻也孫一延樞女孫四皆瞻
祖出公少好學善屬文尤長於詩有稿數卷行

於世筆法最爲簡古得其書者多藏弆之又天性坦易與人言吶吶不出口而其居官則廉能仁恕爲上官所重至盜發兩粤羣聚蠭起公雖有濟變之才天地爲籠逝將何所卒能貞白一心抗節守義亦可謂挺然獨立者矣乃甫履亭途而不得竟其所施設也豈非其命也哉葬前長君瞻祖不遠百里謁銘于余余與公定交餘三十年情好厚矣余硜硜自守每遇知交宦游之地輒裹足不入憶自送公作郡已九易歲朔

音塵阻絶去年三月始訪公於南郝握手道故風度話言尚可想也銘其敢辭銘曰

公侯之孫再鳴以文三刀徵夢厥績紛綸監德者天歸仁者民駿發而升所施巳鴻以彼其才猶未謂亨我作銘詩用俟後興

明法

誥授奉政大夫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曹

公墓誌 幷銘

公曹姓諱貞吉字迪清一字升六別號實菴幼具夙惠初學爲文章卽有神解甫髫與弟澹餘同負儁聲辛卯澹餘膺鄉薦而公獨不利於有司益自奮厲博極羣書篝鐙雒誦㴱夜不休年三十中康熙癸卯鄉試第一甲辰成進士庚戌以推擇爲中書舍人壬子余充貢賦入京師見公自公之暇專力攻詩與今戸部侍郎田公綸

霞巡撫都御史宋公牧仲刑部郎中謝公千仞故國子祭酒曹公頌嘉給事中王公幼華刑部主事汪公季用更唱迭和都人有十子之目新城王阮亭先生尤激賞公詩爲鑒定版行之自是學日益博名日益著人間以史傳故實相咨事雖隱僻公應對如流論者謂不減張司空在典午之代也所著有珂雪詩珂雪詞十子詩略暨後朝天鴻爪黃海紀游諸集共若干卷此公之文學於古有考於後可傳海內之人無不知

之者也公之由中翰出而同知嶽州也平簡溫毓洗手奉公逾年政大洽會祁門令闕公卽以材攝令事其治行非一而大者罷門攤船課汰磁土水車之稅祁人作却金歌以美之新令旣至公首以貪暴相戒令不能從大反公所爲未幾而閭左變起圍署罷市夷竈塞井令不堪其辱雉經以死人情洶洶恐致他虞太守請於臺曰非曹君不能定此亂遂檄公以往公故示整暇紆道游白嶽信宿始達徐抵其魁于法盡除

其政之煩苛者邑中外皆怗服及將還郡行有日矣公念邑中大旱亟用東坡先生虎頭祈雨法禱于西峯九龍潭虎首甫沈風雷驟起澍雨霑足邑人立石放生池記其事是秋復視篆青陽諸吏抱牘進曰兌漕例徵三千金爲公私費公笑曰猾吏欲以腐鼠嘗我邪水次近縣門何須多金當事知我貪或不過督也宿弊遂洗又署安慶黟縣諸篆公治之如前政壬申計吏公首登薦剡視歙篆尚未竣事遷戶部廣東司員

外郎以去癸酉遷禮部儀制司郎中其居儀曹最久於貢舉學校悉遵舊典政尚寬平胥吏有毛舉細過以文法中人者輒格不行公尤有人倫鑑甲子分校順天鄉試得解元王君顓等正副榜十二人多文章知名庚午分校江南武闈甲戌分校武會試丙子典試粵西所取亦皆奇偉之士安民而復知人又因以知公之爲吏能不負其所學者也公九歲而喪父宗伯公毀瘠如成人又痛宗伯公蚤世事母劉太夫人色養

甚備與其弟同學恣友愛煦煦怡怡終身無間言庚辛之変公在中書澹餘爲少宗伯居同邸舍夜雨對牀銜桮譚藝兄弟之樂人豔稱之未幾澹餘以少宰塡撫貴竹公留京師中懷結轖然而驛使月必三四至歌吟互答歲常盈帙癸丑冬滇逆之變澹餘身陷其中公進退維谷日夕惟以眼淚洗面辛酉澹餘盡節滇雲公聞之一慟幾絕作中秋慟哭詩五章其辭酸愴不可讀然後知公內行淳至不愧古人而非僅以文

章名世者也公生而耆書以歌詩爲性命始得
法於三唐後乃旁及兩宋汎濫於金元諸家世
之矜言體格而以剽賊塗墍爲能事者公深鄙
之其爲人亦然介特自許意所不顧萬夫不能
回其首也以是多取嫉於人而亦以是爲清議
所重會銓曹闕員
上命大臣各舉才望堪任者一人大宗伯特以
公應衆謂其且峻擢而公病矣丙子十一月秩
滿陞僉事提學湖廣引見之日以跽久膝軟不

能起侍衛扶掖以出竟解官歸旣抵里猶與余
輩數人修香山洛社之會有司舉公鄉飲大賓
亦能成禮不意戊寅八月偶失食飲節舊疾大
作而公不起矣則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四日
也距生崇禎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得年六十有
五卒之又明年十一月二十日葬吾縣東北十
二固之原配王宜人側室李氏子男七濂邑廩
生霦官監生霈太學生候選州同知湛辛酉舉
人揀選知縣澶太學生候選州同知澥涵尚幼

女四嫁邑庠生王倓郡庠生韓助太學生候選
州同知劉仁京歲貢生李榘孫男八曾衍曾符
曾怡曾譽曾紹曾祚曾桂曾祜孫女六曾孫男
二崇厚勉厚曾孫女一烏乎余與公生同里閈
猶憶順治乙酉余才總角吾先君自外歸曰今
日於劉太史家見其曹氏兩外孫爽朗玉立精
神足以蔭暎數人眞一時龍鸞也于時余雖不
知爲何人然巳竊心識之亾何先君厭代余以
孤童持門戶早通賓客旣見二曹始知爲先君

所稱者因與定交且與其兄弟先後結爲昬因同休戚共憂樂以肺腑相託者垂五十年此公之諸子目余爲知公具狀請銘余卽任之而不辭者也以嘗誌澹餘墓不復次其世家系之銘曰

不媚其骨不甘其言不薄霜雪而燮陽春其修辭也得諸晉魏以上其立政也直追兩漢以前於惟實菴妮古成性絕俗非忤取往哲以相擬庶幾乎人中之龍文中之虎

段落井井銘詞尤有氣魄